



鳳山蓮社中秋晚會始末記

陳德麟

每當夕陽西下，晚景隴隴的時候，我總是向鳳山郊

外徐步踟躕，藉欣賞這大自然的黃昏美景，以調劑白天八小時案牘勞形的身心。又時常往三民路佛教蓮社參加暮時課誦，以求取真正解脫人生苦惱的途徑。大概是古曆七月廿七日吧！我照例的到達蓮社，這天煮雲法師爲了主持二十九日的地藏法會，也從臺北在百忙中趕了回來，當晚課完畢後，信衆中幾位年輕的女孩子，突然宣佈一個意外的消息，說是本晚試演話劇和舞蹈，希望大家參觀指正，我聽後頗爲奇異，心想她們排演這些遊藝節目做什麼呢？爲了揭開這個謎，我向她們其中的一位張玉花小姐探詢，據說他們排演這些節目的動機，是因煮師在上次環島弘法歸來後，偶然對她們稱讚宜蘭和澎湖的佛教歌詠隊，是如何的好，經常在外表演，並說宜蘭還有佛化話劇隊，也很受人歡迎，語意中似歎惜鳳山沒有這樣的人才，這在煮師或屬無心之言，可是聽在愛好心切的她們的耳朵裏，却起了很大的作用，認爲是有意對她們講的，所以她們決心組織

一個話劇隊，一個兒童舞蹈隊，並加強原有歌詠隊的陣容，準備先在中秋節舉行一次同樂晚會，爾後如屬可能的話，不僅接受外間的邀請，並擬往各地表演，以宏揚佛法，是晚的試演爲中秋晚會中節目的一部份，但她們因恐籌劃不成，遭人訕笑，所以一切均是諱莫如深，不要說我局外人聽了要感意外，即煮師及蓮社的其他信徒，也事先毫無所聞哩！我對她們的決心和抱負，深深的感到欽佩，惟當我再探詢她們的所謂話劇，既沒有劇本，也沒有人指導，完全是她們自己編排的，不禁又懷疑起來，因爲話劇是一項不易搞好的藝術呀！憑她們幾個毫無演劇經驗的年輕女孩子自編自導，居然能登台演出，這真是奇蹟，所以我就懷着這種好奇的心理，看她們預演下去。

開始是舞蹈，因不是我所愛好的節目，所以就輕易的放過去了，至話劇登場，才凝神以觀，這是一齣五幕兩景的悲喜劇，劇名是「重見光明」，由張彩霞張玉花兩小姐共同編排的，劇情如下：

民國三十八年冬，當廈門被瘋狂的共匪佔了後，人民的生活，只有恐怖和饑餓，生命也無時無刻不在屠殺、清算、鬭爭的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慘刑中抖顫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無論男女老小，貧富貴賤

，均紛紛逃出鐵幕，投向反共抗俄的基地——臺灣，本劇的主角，張玉梅張玉蘭姊妹，原是廈門××村人爲了嚮往自由，不甘共匪奴役，也設法脫離魔掌，逃到臺灣了，她們沒有親友，就暫時在某地租了一間房子住下，不久，玉蘭在一家公司中找到了一個職員工作，以她的收入，來維持她姐妹的生活，可是玉

梅因懷念家鄉和陷在匪區中的父母，終日以淚洗面，這樣幾年過去，竟因流淚過多而双目失明了，真是禍不單行，這時玉蘭也因公司倒閉而告失業，隨着她們的生活也逐漸陷入窘境，全憑典質度日，接連來的威脅是房東老太太，她不獨不對這一雙可憐的姐妹寄予同情，並經常以惡言厲語向她們逼取房租，使她倆更加上一層痛苦，幸而她倆天性溫和，且生長於佛化家庭，頗能理解人生真諦，一切都逆來順受，只一心期望着早日反攻大陸，重返家園。爲了慰藉心靈的痛苦，玉蘭常扶着姐姐到附近的一所佛寺燒香禮拜，某次寺中的一位居士贈送他的一尊觀音聖像，她倆將之供養家中，失明的玉梅更日夜虔誠誦念聖號，而住在隔壁的房東老太太，却認爲有擾她的睡眠，時加干涉，然玉梅的心毫不爲動，始終不斷的誦念，真箇是人有誠心，佛有感應，一日玉蘭站在門口，忽見一位窮苦

，帶着我皮箱的客人正在附近等汽車，說來真可笑，那人連自己的皮箱也不認得，經我一提才好像從五里霧中開了眼似地，你看多粗心。在湛然精舍午飯後，即去法華寺，我們住宿到這雖廣大而顯得古老的寺院中，六十多歲白髮蒼蒼的住持，似乎很感到繼起無人，使寺前寺後，呈顯出一片荒涼。今晚佈教設在赤崁樓旁的康樂臺，佈教不用擔心，來了的總不會中途退席。

十月九日

八點多來到臺南聞名的三大寺之一的竹溪寺，廣大的院裏住着近百的僧衆，又有一新建的寶塔，攀登最頂可望到臺南市全景。大悲樓裡供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及十八羅漢的像，那裡還有佛教講習會，可惜現在已經停辦了。

十多輛三輪車揮了團旗，浩浩蕩蕩地出發，我們又遊覽古城的很多名勝古跡。

鄭成功廟，孔子廟，忠烈祠，這些聖賢的功臣，在這裡受人的恭拜，讚美而流芳萬古。

古舊的赤崁樓裏，陳列着許多的古品，清時的大炮，古時女人的弓鞋，戰炮，字版，鳳冠龍袍，我們看了像回到古代做人一樣。

我們遊罷赤崁樓，又去參觀開元寺，開元寺房屋之多多稱是個叢林，天王殿，三寶殿，禪堂，客堂，樣樣俱全，可惜沒有中興的人才，衰頹了真令人感嘆不置。

晚上仍然在康樂臺佈教，師父說：明天去岡山，第一段弘法行程到此結束，以後是第二段行程。
(未完)

老太婆經過，看樣子深為可憫，便將其迎到屋內，殷勤探問，也不顧自己的困難，把身上僅存的三十塊錢布施給她，同時還說了一句由心發深處所流露出來的話：「世間上惟有可憐的人，才能真正憐憫可憐的人。」這位窮苦老太婆在感激之下，把錢收了，一面從衣袋中取出一包藥粉，囑咐她馬上交給玉梅搽在失明的眼睛上，就可重見光明，玉蘭帶着懷疑的態度把藥粉交給玉梅，玉梅也半信半疑的把藥粉搽上後，頓感眼睛有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不到片刻，果然恢復了光明，她倆在欣喜之餘，急忙返身來向那位老太婆道謝時，只見剛才所給她的錢放在椅上，而人却已不知去向，這時玉蘭猛然想起那老太婆的面容，醉肖她們供養的觀音聖像，方如夢初醒，知是觀音菩薩化身前來救治遂告訴玉梅，相與望空拜謝。恰巧那位素性凶惡的房東老太太，于這時又來索取房租，見此靈感，深自懺悔，決心向善。不久，玉蘭放取了某軍的護士學校，參加了反共抗俄的行列，在將離別玉梅前往報到時，她們深感觀音菩薩慈悲救苦的恩德，乃共同唱着觀音靈歌，以示感念。

她們的預演雖然沒有化裝和佈景，但因劇情的動人和排演的認真，所以始終能吸引觀眾的注意力，尤其是當失明的玉梅受房東老太太逼取房租，悲切泣念觀音聖號的時候，不獨許多女居士感動得流下了淚水，即素性堅毅的我，也不知不覺心酸欲涕。預演完畢，全體鼓掌稱讚，煮師也認為滿意，當即同意於中秋節舉行晚會，同時為對國軍表示敬意，決定請軍友社代邀三軍將士屆時前來參觀，又於次日赴高雄市洽請名演劇家X來加以指導，期使該劇演出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。歌詠隊方面，也物色到服務於高縣警局的一位張秋俠小姐擔任音樂教授。煮師因需參加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弘法團去環島宣傳，故於地藏法會的翌日（八月一日晨，便又匆匆啓程赴臺北，為着佛教文化事業而努力去了。就在煮師離社的當日，那位音樂教師張小姐突然奉命召訓，以致歌詠隊無人教授，幸這時常至蓮社隨喜的任職於某機關的應道輝居士，介紹了他一個熟識樂理的同學王忠銘先生每晚前來義務教授，由於王先生教授得法和歌詠隊隊員本身學習心切的關係，在短短的十多天期間，竟唱會了不少歌曲，而話劇和舞蹈方面，也在兩位熱心的張小姐加緊的排練下，達到理想的境地，只等臨期獻演了。

中秋節的前天（八月十四日），煮師返社，帶回了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，說影印大藏經弘法宣傳團定十五日來鳳山。為了歡迎該團的蒞臨，將原定在蓮社的晚會改於鳳山首屈一指寬宏雄偉的中山堂舉行，藉資容納更多的觀眾。因煮師的囑咐，中秋那天，我很早到達蓮社，做着繕撰話劇本事和遊藝節目表的工作，其他熱心的男女居士，也為一切的準備而忙碌着，下午四時五十分，大家去火車站歡迎弘法團，我因故未往，以致那熱烈的歡迎場面，均未得目覩，想起來真是憾事。弘法團抵社，精神矍鑠的南老，道貌飄然的星廣兩師，以及其他的男女團員相繼下車入內休息，他（她）們一個個神采奕奕，並沒有因十多天的弘法工作和旅途辛勞而現出絲毫疲乏的樣子，我不由衷心的讚歎：偉大的弘法者啊！你（妳）們為要續佛慧命，不辭一切辛苦，勞碌奔波，眼看佛教的前途，將因你（妳）們的耕耘，而踏進另一個新的時代！

晚會八時半舉行，但八點不到，洶湧的人潮，已將一座偌大的中山堂擠得水洩不通，勞軍座上的阿兵哥們，自然也無虛席了，在煮師扼要說明晚會的意義和蓮社弘法隊代表致簡短的歡迎詞後，遊藝節目隨着開始，第一個節目歌詠隊的大合唱，就已博得了滿堂的掌聲，接着兒童舞蹈隊的「小兵」和「佛化家庭」兩個舞蹈，步伐整齊，姿態活潑，也贏得一致的喝彩，高市佛教堂歌詠隊楊春蓮小姐客串一曲「反共抗俄總動員」她那嘹亮的歌喉，唱來慷慨激昂，音韻瀟灑全場，深深的從每個人的心底掀起了反共抗俄的意志。繼之張彩霞張玉花小姐的歌舞劇「善慧童子買花供佛」，她倆曼的歌聲，婀娜的舞步，真箇使觀者怡情悅耳，所以轟雷般的掌聲，更是響遏不停。而後話劇「重見光明」隨着上演，由於是劇在意義上既宣揚了佛教精神的偉大，同時又蘊含着反共抗俄的堅強意志，再加上擔任劇中角色的五位小姐，都能合作無間，飾演主角的兩位張小姐，更是精力充沛，演技純熟，在一小時又二十分鐘的演出中，一氣呵成，毫無忘詞冷場等疏漏，故始終能控制着觀眾的情緒，無怪連南老法師看了都頻頻點頭，表示稱許，廣慈上人也笑着用他的手相機，來爭取每一個精彩的鏡頭了。最後的節目，是叫「浪子回頭」的三幕劇，由幾位男居士演出，時間雖僅三十分鐘，但也演得恰到好处，稍感美中不足的是，因限於經濟和時間，致兩劇在佈景方面，未能充份配合，於氣氛上不無影響，爾後演出如能解決這個困難，那就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了。

當全部節目在掌聲中結束時，已是十一點十分鐘了，在歸途中，我懷着愉快的心情，思量這次的晚會，在宏揚佛教方面說：確能得到宣傳的作用，消除了部份社會人士認為佛教是消極，不合時代的誤解；在配合國策方面說，更收到了激勵民心士氣的效果。要是所有佛教團體都這樣做去的話，相信對佛教和反共抗俄的前途，是有很大裨益的。

瘦 李炳南

益覺色身枯 何曾道體瘦
流光空復爾 大事尚糊塗
末法根元鈍 時潮異早孤
人間與出世 俯仰愧全輸
(映讀烏字音)